

信封一 諸作寫學初給

蘇聯文學問會編
張仲伸實譯

行發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活生

新版例言

這本小冊子——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原文出版於一九三三年，爲蘇聯文學顧問會所寫。這個文學顧問會爲蘇聯職工出版局所設。當時，蘇聯職工出版局爲了培養工人青年作家，曾採取了三種辦法：一是在各地舉行青年作家談話會，請老作家前去出席，報告創作經驗，並且利用此種報告材料出版了一套叢書，叫把我的創作經驗獻給工人作家，每篇報告一冊，曾出版了五十餘種；二是在各工廠、各國營農場、各集體農場以及其他機關提倡設立文藝研究組；三就是設立了這個文學顧問會，聘請有經驗的作家，指導工人青年的創作，各地青年作家把自己的作品：詩、小說、歌曲、劇本、小品文，寄給該會，由該會各種名家詳加刪改，並說明文字與技巧上的缺點。後來文學顧問會根據羣衆的需要和審閱青年作品的經驗，便寫了這個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據本書初版「譯者序言」）

這本小冊子的內容是簡單扼要地闡明初學寫作的青年如何努力修養的問題。第一節是講文學的黨性，明白指出：『文學，如小說、小品文、詩、歌等等，都是具有階級性的，它們是鬥爭和建設的武器，一個作家須確切地決定自己在戰鬥隊伍裏面的地位，具有戰鬥的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參加本階級的實踐工作，不僅要觀看新生活的建設，而且要積極地參加新生活的建設。』因此，凡願從事文學事業的，『頭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認真地從事政治的修養。』

接着幾節（第二至第五）是講作家應當怎樣研究材料，怎樣寫作，怎樣充實語彙，怎樣『開掘書籍』來提高自己。它指出，作家不要『寫他所不知道的東西』，而應當『寫他曾加以研究、思慮、受其感動以及「消化」了的東西』；要心裏充分明瞭，『將寫什麼及為誰寫作』；『不要講述，而要表現』；不要『依靠靈感，偷懶，自恃才能』，而要努力學習，刻苦自修；要有更多語彙的儲備；不僅要把書籍作為自己的『良友、助手、導師』，而且要會批評地讀書。不然的話，你『休想在著作事業中佔一地位』。

後邊幾節（第六至第九）是講幾種文學作品形式（詩、小說、小品文、戲曲）的作法。

正因為這本小冊子寫得簡單扼要，通俗生動，所以其中有些問題就講得不够深刻、全面，這種缺點已見附錄一評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這裏不再重覆了。

這本小冊子和附錄一及法捷耶夫的我的創作經驗都是在一九三四年上半年譯的，原文都早已遺失。因此，這些譯文這次都不能對照原文重新校閱一次，深覺遺憾；只是把其中一些顯然譯得不確切的用語和當時爲了避免國民黨反動派查禁而用的代用語加以改正；所引恩格斯、列寧的話，有些找到了原文的，則對照原文校閱了一下。

書中缺點很多，還盼讀者同志指正。

張仲實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

目 次

新版例言

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

文學事業的階級性與作家的修養.....(三)

手觸生活.....(10)

只寫你所深知者.....(14)

要用詞精當安排得宜.....(18)

書籍是青年作家的良友.....(22)

詩的作法.....(25)

小說的作法.....(28)

小品文的作法.....(32)

戲曲的作法.....(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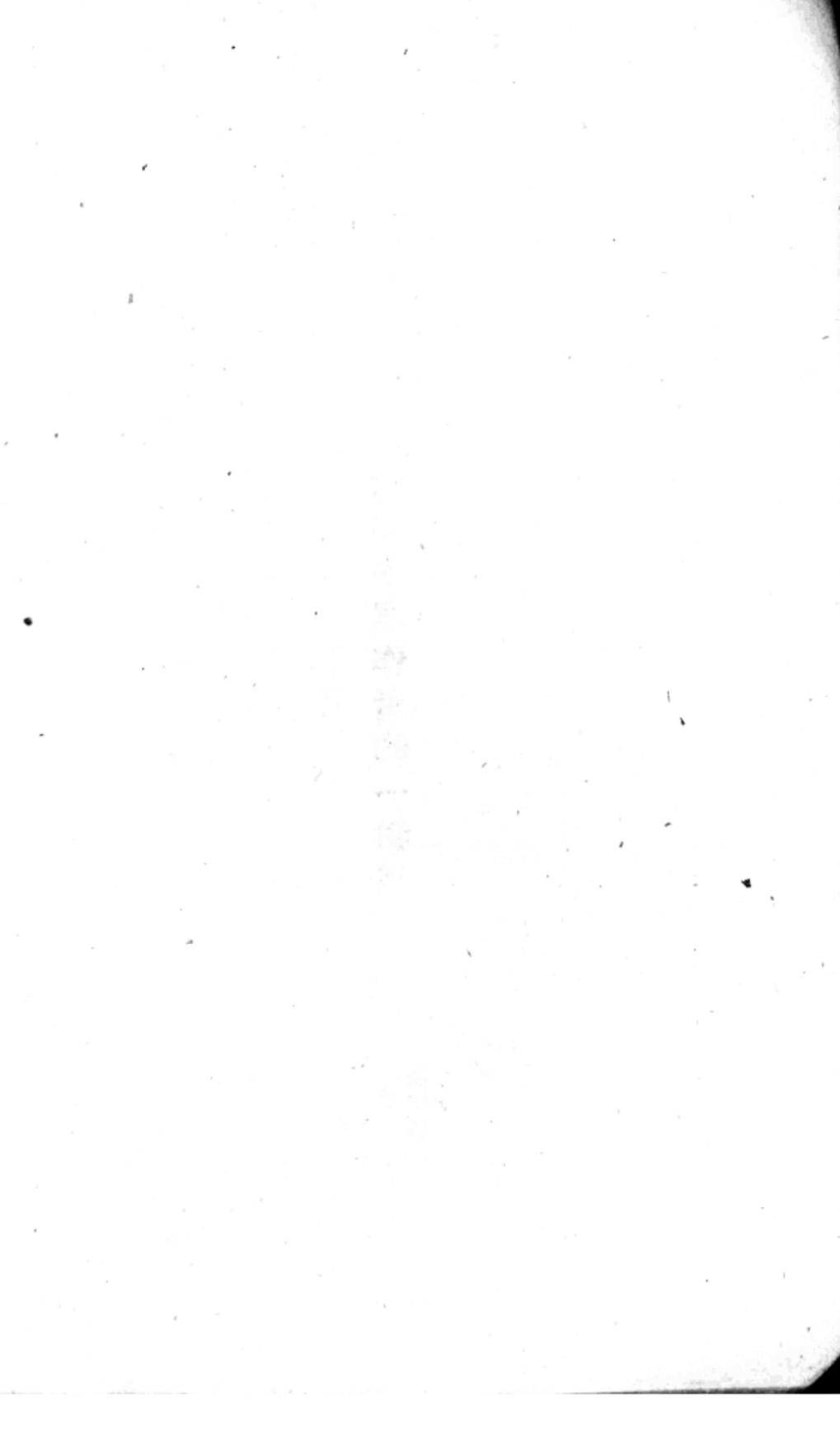
附錄一

評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 E. Landaw (A.M.)
我們也希望得到那麼一封信..... 崑 崑 (七三)
永生在人們心裏的作品..... 孤 西 (七三)

附錄二

我的創作經驗..... 法捷耶夫 (八五)

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



文學事業的階級性與作家的修養

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是在一九〇六年寫好，一九〇七年出版的。當時俄國資產階級的批評界，對無產階級文學的這部名作的批評，盡嘲笑、漫罵、破壞之能事。他們說，高爾基是『癟三』，是『敗類』，是『記賬員』等。

與資產階級的批評界一鼻孔出氣的，是帝俄政府的檢查機關和秘密特務隊。母親的好多地方，被檢查機關刪去了。把母親選入的知識文集，被禁止發行。警察機關搜查了『亞列克塞·瑪克西莫維赤·貝什柯夫（高爾基的原名原姓——譯者）』的油漆舖，為的他寫了小說母親和其他行動，要在他拘囚在彼得羅巴夫洛夫監獄或充軍到

勞動羣衆的營壘和秘密的布爾什維克，則對母親的反響，是完全另一種態度了。

一九〇八年，彼得堡的一些工人，聯名在勞動者報上發表了一封給高爾基的公開信，其中說道：

我們十二分熱烈地歡迎母親的出版；我們尤其高興的是，寫它的偉大藝術家是從前做過工人，現在不用神秘卑劣的方式，而是宏大壯麗的，下自大地的一草一葉起，上至高天的精氣止，來謳歌生活的美麗和快樂的怒。

母親，現在差不多各國都有了譯本，而成了國際勞動羣衆最心愛的一本讀物了。

列寧關於母親和高爾基的全部創作，推許過好幾次。有一次他說：『高爾基無疑地是無產階級藝術底一個最偉大的代表者，他對這種藝術已經貢獻了很多，而且還能貢獻更多的東西。』

總之，當時帝俄國內對於高爾基的母親，有着顯然不同的兩種態度：一方面是否惡罵、威脅、譏笑、嘲弄；別方面則是極端的推許、感佩、以自己的藝術家而驕傲。

◎ 這幾句引文，這次對照原文校過。——譯者

在母親的這個例子上面，很明瞭、顯著而深刻地暴露了文學的階級性質，文學的黨性。為什麼母親成了全世界勞動羣衆的最愛的讀物，而引起資產階級的憤怒呢？吉爾樸丁（W.Kirpotin）在其偉大的無產階級藝術家——高爾基一書中，關於這個問題給了個很確當的答案：

高爾基在小說中，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符合一致地證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過着牛馬般生活、受盡污穢、窮困、愚昧的工人階級，在消滅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的影響下，於鬥爭本身的過程中，獲得了真正人類的特色：自重，積極，進取，對壓迫、剝削、非理的不堪忍受，集體精神，敬重婦女，求知識，求文化的志向等。

青年作家要弄明白，超階級的文學是沒有的。有名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梅林（H.Merling）說得好：『自然，「純粹的藝術」是造成了一種情景，好像是非黨的，超階級的，但其實它正是階級的。』

列寧在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一文中說道：

文學事業，不能夠成爲某人或某一集團謀利的工具，不能夠成爲離開整個無產階級的事

業而獨立的一般個人的事業。打倒無黨的文學家！文學事業須成爲全部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份，成爲全體工人階級自覺先鋒隊所推動的一個整體、一幅偉大的社會民主機構底『小車輪和小螺絲釘』。……資產階級作家、藝術家以及女演員的自由，只不過是僞裝或虛偽遮掩的對錢袋，對收買，對生活費的依賴罷了。②

列寧主張：『以真正自由的、與無產階級公開聯繫的文學來對抗虛偽自由的、在事實上與資產階級相聯繫的文學。』③

一個初學寫作者可找出好多好多文學影響及於蘇聯工人、紅軍、集體農民的例子來，因爲藝術的作品把現代的先進思想譯成藝術型的語言之故。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的內戰時期，柏得尼依（D.Bednii）的詩歌進行曲，曾經起了特殊的組織作用。他的詩歌，『激動戰士憎惡敵人，鼓舞戰士勇敢前進，號召進攻和準備勝利』，這類的故事，不勝舉述。

① 這段引文，這次對照原文看過，並將原來未引的，也補上了。——譯者

② 這兩句引文，這次對照原文看過。——譯者

卡岡諾維赤，有一次講蘇聯集體農場的建設問題，曾引舉潘菲羅夫（Panterov）的作品，而從中得出好多政治的結論。

列寧在其講演中，屢屢引舉謝德林、車爾尼歇夫斯基、烏斯賓斯基等人作品中的例子。

斯大林在他的重要的演說中，把藝術作品中的典型，用得更妙。

綏拉菲莫維赤的鐵流是蘇聯紅軍中每個兵士最愛的讀物，這部作品教養了無數的鋼鐵般的戰士。

斯達斯基的小品文是現實、行動、黨性的模範。

M·柯爾錯夫的詩歌和小品文，也是這樣。

M·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有數百萬的集體農民個人或數人並排地在讀着，據集體農場農民的批評：『這書教導說，應當怎樣去戰勝敵人和執行正確的路線。』

柏得尼依、阿塞葉夫、柏斯孟斯基、吉洪諾夫等的歌曲，已成了民歌，蘇聯全國

到處都可聽到唱它們的聲音。

莫斯科縫紉工廠的女工對蘇霍夫的小說憎惡批評道：『這書說明了，我們爲什麼要憎惡富農和其他階級的敵人，而要反對他們。』

執筆寫作時，自己先須弄清楚什麼東西迫使自己不得不寫作，自己的立場是什麼，自己擁護的是什麼觀念，因爲筆這個東西，是階級鬥爭的一副武器，正如一枝快鎗一般。斯大林說道：『刊物是我黨一副最銳利、最有力的武器。』

列寧有一次在跟德國女革命家克拉克·蔡特金談話中說道：

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應當在廣大的勞動羣衆當中植下很深的根柢；它須爲羣衆所明白，爲羣衆所愛護。它須把這種羣衆的情感、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而加以鼓勵。

初學寫作者，常常來信問：怎樣才可以作一個無產階級的作家？

K·戈爾布諾夫在其《我怎樣寫破冰船》一文中答道：

要創作我們時代真正有價值的作品，無產階級作家須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而站在現代革命階級的先進科學的頂端上面，換言之，須要理解馬列的辯證法的自然觀和社會觀。

在黨和階級隊伍的日常戰鬥的實際工作條件下，要把現實看作統一的、矛盾發展的過程，要會觀察每種現象，不要把它跟具體的歷史環境隔離起來，不必像老實的寫實主義者那樣膚淺地輕忽地看過，而要深入事實的心底，暴露根柢，揭開社會萌芽的『秘密』，而預測其中發展着的是什麼東西：是雞呢，還是鷹，這便是無產階級藝術家的目標。惟有在這種世界觀的基礎上面，才可建立起那所謂戰鬥的工人階級的宇宙觀來；決定自己階級的對現實的態度，同時跟階級在一起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為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世界而奮鬥。只有具有列寧的宇宙觀，工人階級的藝術家才能在作品中，和戰旗一樣，展開本階級的先進觀念，燃燒起工農的理智、情感和意志。

寫作是階級的實踐工作形態之一。蘇聯工人階級和集體農場農民的作家，乃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改造世界的戰士。文學作品是蘇聯新社會建設事業和文化革命的武器。

從前邊所說的可得出如下的結論：首先，應當弄清楚，文學如小說、小品文、詩、歌等等，都是具有階級性的，它們是鬥爭和建設的武器，一個作家須確切地決定自己在戰鬥隊伍裏面的地位，具有戰鬥的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參加本階級的實踐工

作，不僅要觀看新生活的建設，而且要積極地參加新生活的建設。蘇聯有名的批評家尤金說道：

藝術創作的過程是一種理智和情感都參與其間的自覺的過程。把藝術的創作和藝術家的宇宙觀分離開來，那是絕對不可以的。

初學寫作者，要在文學上的工作順利，除非逐步地理解辯證法的宇宙觀，除非積極地參加現實的生活不可。

凡願從事文學事業者，頭一個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認真地從事政治的修養。

手觸生活

一個作家，要積極地參加新社會的建設工作，猶如潘菲羅夫所說的，要『手觸生活』。

列寧教導我們，文學乃教養羣衆的武器，認識現實的工具——深刻的研究現實世界的工具。

新寫實主義，這便是現實的真確描寫，這便是用藝術型的語言所表達出來的關於世界的真理。

一個作家，要創造地工作，研究現實，留心生活，參加新世界的建設。最有害的，是莫過於一個作家寫他所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有些初學寫作的人，寫了一篇故事，或寫了幾首詩，便想脫離工廠或集體農場，他們大半都是很性急的。

他們做了作家，做了藝術作品的創作者，與工廠或集體農場一隔離，而竟然沒有印象，沒有材料，沒有他們所需要的觀察，沒有那人們和環境給與參加工作者的知識了。

青年文學家要明白，在機器下和在田野裏工作，同時也可以寫出十足完善的作品來。

誠然，有的職業作家——文字巨匠，是跟生產沒有聯繫的，可是他們是在擔任別種工作，如在編輯處、出版處等等，此種工作，文字學徒還是無力執行的。靠寫作生